

1928 年

第 卷

第 12-19 期

克維塞爾布

期二十第

次目

悼廣州死難的五千七百工農兵士！

祇有工農兵政府能解放中國

國民黨「對俄絕交」的代價

國民黨這個死屍腐爛的發臭了

湖南農民革命的追述

福建之軍閥與國民黨

馬克思主義還是民生主義？（續）

蘇聯共產黨中的反對派

寸鐵（六則）

我們的死者

——張太雷

畜生與妖怪對話

超 電 直 紫 秋 肅 撒 秋 綺
麟 岩 筍 言 白 約 翁 白 圓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出版

悼廣州死難的五千七百工農兵士！

廣州偉大的暴動，幾萬工農兵士羣衆參加的暴動，曾經創造中國第一次的蘇維埃政府——

——工農兵代表會的政府。反革命的國民黨軍閥李福林等，得着帝國主義的幫助，僥倖戰勝

廣州的蘇維埃政府；這些軍閥，李福林張發奎黃琪翔朱暉日等，爲保持帝國主義豪紳資產階級的剝削起見，竟大施屠殺，在十二月十四日至十九日五六天之中，殺死了五千七百多人。

這些工友農友以及革命的兵士，爲擁護廣州的蘇維埃政府而死了，爲擁護自己的政權而死了。但是，無論反革命派如何殘殺，我們工農兵士的革命意志，是始終堅決的；我們號召全中國三萬萬餘的工農兵士貧民羣衆，積極誠懇的致敬禮於革命的先鋒——廣州死難的五千七百人的工農兵士，并且繼續他們英勇的精神起來奮鬥，不達到解放的目的，誓不中止！

祇有工農兵政府能解放中國

最近普遍各地的農民暴動，尤其是廣州的工農兵暴動，證明中國革命之中土地問題必須要澈底的解決，中國的政權必須要歸工農兵士貧民的代表會議——蘇維埃政府。

但，廣州暴動的暫時失敗，長沙暴動的沒有成功，使中國的豪紳資產階級妄想反革命的完成和穩定，——全國商會的聯合會議正在這時候開會，他們居然幻想着甚麼廢除苛捐雜稅，甚麼關稅自主，甚麼明令取消「共產黨勢力強迫訂立的勞資條件」，甚麼法定設立商人武裝（商團）。中國的資產階級和豪紳，他們以為背叛革命的國民黨可以保護中國資本主義的利益，可以發展中國經濟，可以召集甚麼經濟會議，將政權分給他們。

不錯！中國國民黨的統治是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但是，這個政權是不能統一，不能穩定。國民黨的領袖，所謂無政府主義大家的李石曾，正在高唱「分治合作」。這「分治合作」是甚麼意思？就是「分贓合殺」。國民黨的政權，實際上在各種屬性的軍閥手裏，——他們之間不能不互相爭戰，他們只有一個共同政綱，那便是蔣介石最近提出實行的兩大政策：一是對俄絕交，一是停止民衆運動。除此之外，他們之間甚麼都不能一致。中國各地商會之中的豪紳資本家，以為國民黨能夠分共濟黨，新軍閥能夠屠殺幾千幾萬的工農，那就中國經濟可以發展了；據他們的意思，今年中國經濟的大恐慌，都是共

產黨和工農運動造成的。如今，共產黨和工農被殺了幾千幾萬。中國的經濟又怎麼樣呢？——仍舊是在更加破壞崩潰。原來國民黨的軍閥，「合殺」是「合殺」的了，「分賊」却是永久分不清的！

廣州暴動失敗和長沙暴動沒有成功之後，立刻便是反動政治內部的大糾紛大混戰更加擴大和發展：

(一) 國民黨中央會議破裂，汪精衛等被逐，蔣介石派利用汪精衛等打擊西山會議派之後，立刻轉過來打擊汪精衛，準備着自己起來奪取政權，——蔣總司令復職之呼聲又高唱起來。

(二) 廣東之中東江西江都在混戰；張發奎的軍隊如繆培南等參加五六千人的大屠殺之後，搶掠廣州市的現金幾千萬，而退出廣州了（廣州的豪紳資本家會和暴動的工農算帳，但是他們不敢和這種軍閥算帳了，因為他們只要軍閥替他們屠殺鎮壓工農，就可以有永久剝削的機會和希望。）同時，蔣介石派的陳銘樞等佔領潮汕，宣言討伐張發奎黃琪翔；黃紹雄的軍隊也要回來奪廣州和廣東政權。極混亂的戰爭又在繼續發展下去。

(三) 湖北的程潛葉開鑫等，在國民黨中央預備會的時候，和桂系軍閥互爭湖北的黨權和政權，曾經打電報請示於汪精衛，現在程潛自己又提議要開除汪精衛；這雖然是表示因為汪精衛失勢，同時桂系軍閥在湖北的勢力增高，於是程潛等屈服，但是程潛等和桂系軍閥在湖北的衝突仍在醞釀着。同時，湖北各種各式互爭地盤的軍隊太多，他們現在正在打進湖南，和唐生智系的軍閥爭地盤。新的軍閥戰爭，亦許立刻要在兩湖爆發。

(四) 蔣介石派抓住的浙江，現在已經不解款給南京政府，安徽的省政府也在自由截留餉款自由

增稅，拒絕南京政府的徵稅員。財政部長孫科因此辭職。江浙皖上海一帶的各種屬性的軍閥——蔣介石派廣西派和陳調元柏文蔚等雜色軍隊——亦在準備互爭政權和地盤的混戰。

如此混戰的局面之下，豪紳資產階級還妄想發達實業，以為只要再十倍百倍的壓榨工農汗血，便可以發財。

中國關稅不能自主，豪紳資產階級的商會聯合會議說：「關稅未能自主之前，宜暫禁一切勞資糾紛，以維本國實業之發達」；如今軍閥混戰繼續的發展，豪紳資產階級自然也要說：「戰爭未停止以前，更宜暫禁一切勞資糾紛，以維本國實業之發達」。

中國經濟的大崩潰，工農商學的一般恐慌和財政的極端紊亂，其主要的原因有三個：一是帝國主義的剝削，如關稅協定等等；二是軍閥的混戰，亦就是各派各系的豪紳資產階級之爭政權；三是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對於工農貧民及一般小資產階級的死命的壓榨。商會等類資本家豪紳地主受着帝國主義政府軍閥的壓迫，他們更加用力的壓榨工農民衆。他們更殘酷壓迫工農，抗拒土地革命的發展。今年一年的政局和形勢，明顯證明國民黨及一般豪紳資本家拼死命的阻止革命反對革命，激起全國普遍的農民暴動。豪紳資產階級軍閥大規模的殺人放火屠殺壓迫，激起民衆的偉大的反攻。

只有這種偉大的反抗力量，才能解放中國，才能推翻豪紳資產階級的一切權力，推翻國民黨和軍閥的政權，澈底實行革命的要求，建立工農兵士貧民代表會議的政府，真正代表中國極大多數人民的政府，才能澈底推翻帝國主義的剝削和壓迫！

這種偉大力量正在發展開來，不但不因為廣州失敗而減弱，反而因此而更加擴大起來。反動政權的不穩定和軍閥混戰的不能不蔓延，都更加要發動極廣大的羣衆起來反攻。豪紳資產階級正在得意而趁勢進攻，我們工農兵士羣衆必定反抗到底，我們勝利的保障只在我們的決心。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國民黨『對俄絕交』的代價

超 麟

——博得帝國主義者的『合作』

國民黨反革命政府的外交政策，做到『對俄絕交』以後，就已公開表現其為帝國主義者恭順的傭僕。以前，國民黨雖然在賣國，在投降帝國主義者，在幫着帝國主義者屠殺中國工農，但表面上仍然不敢十分露骨反對蘇聯，仍然要口頭喊幾聲『打倒帝國主義』口號；可是，到了『對俄絕交』，則黨國的要人就不諱言國民黨之投降於帝國主義者，有名無實的『打倒帝國主義』口號，到此也就根本取消了。蔣介石公開對新聞記者說：必須與列強（帝國主義者）聯合一致，共同反對第三國際；郭泰祺（外交次長）在美國大學同學會席上說：中國已決定於其將來發展中追隨『盎格魯撒克遜之途徑』，密勒評論且為之下一按語曰：『此其意味，即彼（中國）願與英美為友，而接受彼等（英美帝國主義者）之贊助是也。』其他的黨國要人之表示願與列強『合作』者，在各報每日登載之談話論文提案宣言講演或報告中，尤屢見不鮮。國民黨『反

帝國主義』最後的一張假面具，到此就完全揭破了。中國的民衆，相信必須解除帝國主義之壓迫中國方能獨立自由的民衆，——從此再不會相信國民黨是能為中國民族求獨立謀解放的政黨了。

國民黨不惜在廣大民衆面前揭露其最後的假面具，為的是他確有把握能博得列強的『合作』；換一句話說，國民黨所以不惜『對俄絕交』，就因為要帝國主義者能夠信任他確是他們恭順的傭僕。

果然，在『對俄絕交』前後，帝國主義者確實幫助了并贊許了國民黨：

（一）廣州英國領事以砲艦掩護李福林軍隊自河南渡江，撲滅廣州的蘇維埃政府；

（二）北京英美日意法五國公使會議，決定以勦辦華南海盜辦法，對付廣州工農兵的暴動，至李福林等國民黨軍閥已經屠殺五千七百餘人，將此暴動之火撲滅後，其議始寢；

（三）小巴黎報恭維國民黨是富庶的中等社會所贊助的黨，能鎮壓工農兵暴動；

(四) 各國資產階級的報紙連聲稱贊國民黨之「對俄絕交」，密勒評論說：「中國既與俄人決裂……則西方制度（按即資本主義制度）在中國之前途，當頗為光明……，此乃中國拋棄共產主義應得之代價，若列強而果賢明者，應速承認之，勉力與國民黨之中國結好，與之合作而造成一新中國，此新中國必將於目前之混亂中湧現而出，乃人人確信者也。」

(五) 上海工部局總董費信惇論國民黨驅逐上海俄國領事，說能減少公共租界之罷工，說在一九二八年將欲與上海之國民黨官員「更加協力合作」。

(六) 費信惇談話中又甚感謝國民黨，說「有勢力有思想的華人之多數」（自然是「高等華人」），覺悟工部局對於界內中外市民是一視同仁的，「一種公開反抗之政策，已變為至少消極的和平政策，而與工部局之政策一致，國民政府中明達有識之官員亦然，彼等覺悟公共租界非至和平妥洽確立於全中國之日，不能被交付於華人管理。」

帝國主義者既然如此幫助并讚許國民黨，這個「恭順的傭僕」資格，國民黨是不患得不到的。可是帝國主義者對於「國民黨之中國」雖然如此之幫助并讚許，但對於「工農之中國」則不十分客氣；日本和美國要侵佔滿蒙新權利，剝削更多的滿蒙工農；日本要出兵山東，佔領中國領土，壓迫山東的工農；英國要收回武漢工人所奪回來的漢口英租界；英國兵在九江槍殺苦力，在上海殺西崽詹林來，華兵張明政及輪船廚司某；廣州英艦掩護李福林兵渡江，香港逮捕逃難來的工農及革命黨人……這些事，對於恭順的帝國主義傭僕，自然是不關痛癢的。

但是對於中國工農呢？對於中國工農那另是一個問題。中國工農絕對不希望博得帝國主義者「更加協力合作」，恰恰相反，中國工農要根本剷除帝國主義的基礎及其各種各色的恭順的傭僕。「對俄絕交」絕對不是中國工農的意思。

中國「對俄絕交」了，——國民黨得到的代價是與帝國主義者的「更加協力合作」，中國工農得到的代價是認識了國民黨是帝國主義者恭順的傭僕。一九二八，一，一

國民黨這個死屍腐爛得發臭了

電 岩

國民黨十三年的改組，本來就是共產黨打了嗎啡針復活起來的。廣州三月二十日的事變，國民黨就種下死亡病根。北伐的開始，即國民黨死亡病發作的開始。打下江西浙江江蘇，到處慘殺工農壓迫工農，而土豪鄉紳則掌握大權。這就是整個國民黨死了大半個。那時武漢一小半的國民黨還是活着，曾幾何時，武漢一小半的國民黨也繼之斷氣了，於是整個的國民黨就壽終正寢嗚呼哀哉了。

但是一班所謂黨國（甚麼叫做黨國，真是狗屁不通）要人，還罩着假面具欺騙工農兵士們，說一方面儘可反對共產黨，換言之即反對工農，一方面仍可與蘇聯保存友好關係。如今呢，從前曾經得到革命軍首領榮譽的蔣介石，現在為東方反革命法西斯首領的蔣介石，竟公開的說與帝國主義共同來反對第三國際，停止一切羣衆運動；這就是不打自招的承認國民黨是帝國主義的乾兒子，是帝國

主義的貓腳爪了。你們公開的說不要羣衆了。你們公開這樣承認，我們歡迎得了不得，因為工農羣衆全體都會看見國民黨的的確確是帝國主義的乾兒子呵！

做了帝國主義的乾義子，當然會反對蘇聯，這何消說得呢！驅逐蘇聯領事出國，停止蘇聯對華貿易（中國商業的損失仍是很大的），這還不夠，甚至做出世所未有之慘無人道的暴舉，慘殺蘇聯領事，捏造些甚麼證據。這表明國民黨已由死亡腐爛以至發臭了。人們或者要莫明其妙，國民黨從前得了蘇聯工農的多少幫助，現在為什麼反轉來殺蘇聯工農的代表？這沒有什麼奇怪呵，他做帝國主義走狗，反對中國工農當然要反對中國工農弟兄的世界工農，反對世界工農當然要反對世界工農的司令部第三國際，反對蘇聯又何消說得呢！這好比一個人死了，當然成為死屍，死屍在空氣中受養化的作用，當然要腐爛，腐爛了就要發臭發得臭不可聞。要知道國民黨驅逐蘇聯領事出國，是從倫敦那邊一脈相傳下來的呵！

或者有人要問道：你說國民黨這條死屍腐爛是有點腐爛，發臭是有點發臭，那現在為什麼還有國民黨部甚至有

堂堂的國民政府呢？呵朋友，你錯了，我說國民黨死了腐爛發臭等等是指十三年改組後的國民黨說的，現在的什麼國民黨是資產階級地主豪紳買辦商人高利貸軍閥再套上從前死亡了的國民黨的死人衣褲罷了。

伍朝樞前幾天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說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任期至十七年元旦爲止，過了元旦就不法云……於是蔣介石派急得要命，隨在二十六日報上發表駁伍朝樞談話的文章，文章裏說些什麼到無多大關係，反正改組後的國民黨早已死亡，中央執監會議開得成也好，開不成也好，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集得成也好，召集不成也好，都是你打我一拳，我咬你一口，你要這塊地盤，我奪那塊地盤。倒是李石曾的普魯東主義之分治合作精神是很要緊的。甚麼叫做分治合作呢？就是允許各處大小軍閥一方面共同的掛起死亡了的國民黨死人衣褲做門面招牌，另一方面由他各自自由的魚肉工農宰割工農，再合攏做帝國主義的走狗。分開來壓迫剝削慘殺工農叫做分治，合攏來做帝國主義走狗叫做合作，——這就是李石曾普魯東主義的分治合作，這也就是現在的國民黨的出路。

湖南農民革命的追述

直寫

時事新報記者，十二月十八日在該報社評欄內發表了一篇告滬上勞動階級的洋八股，牠的大意是說無產階級想改良政治，社會革命，組織政府等，完全是一種夢想，不特不能達到，反要增加困苦。哈哈！時事新報記者真可算是研究系的肖子賢孫，沒有失掉了研究系賢人政治的衣鉢。滬上勞動階級諸君！全中國的勞動階級諸君！全世界的勞動階級諸君！你們聽着罷！改良政治，組織政府，是資產階級的專門職業，我們無產階級被壓迫的人們還是熟讀孔二先生「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老話，趕快站在一邊，安心做牛馬候着別人來治罷！我們的能力，我們在社會上的地位，在他們看來，橫直夠不上去改良政治，組織政府呢！這些事祇好讓豪紳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研究系老爺先生們去幹罷！

可是事實上告訴我們，工人和農民組織政府的能力并不弱似現在一班統治階級的老爺大人們，勞農專政的蘇維埃共和國聯合，已有十年的歷史了。廣州的蘇維埃政府

，雖然暫時的失敗了，然而全中國各地表示工人農民的能力的事實隨處都有。我現在且將過去湖南工農專政的情形說一說。尤其是側重農民方面的情形。

湖南的農民運動是有名的過火的運動。而五月二十一日事變是豪紳地主階級向農民反攻的第一聲，許克祥不過是他們的代表罷了。

當時的情形的確有使統治階級害怕的。統治權在城中確已轉移到工會，在鄉村中確已轉移到農民協會。

因為工會與農會合作，如是一省中形成兩種對峙的統治權，——工農兩會的統治權和所謂省政府的統治權。但省政府的統治權僅是達到省政府所轄的各機關，而各機關並沒有能力去執行政務，一定要由省政府函請工農兩會通告各級工農會才能發生效力。

(一)食糧的管理和支配

湖南雖然是個產米的區域，但因連年的兵災水災，農民無飯可吃，都是吃蕪芋來過活（據我個人的經驗，湖北江西福建廣東等省的佃農要用蕪芋做他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日常食物，大多數的貧農則并求蕪芋而不可得，而此中

蕪芋又比芋為更普遍的農民食品，因為芋要佔用田畝，蕪則可在山上栽植，或者在秋收後栽在田間）。現在農民不願照舊生活了。他們說：「我們之不得穀食是因地主將穀米運到外埠賤錢，本地穀米減少，因之價高。我們無力購買，我們無要飯吃，現在的方法就是阻禁，禁止穀米運出外埠。」農民用鄉做單位。本鄉內的穀米只許在該鄉農民協會的範圍內流通；要由本鄉流通到他鄉就要區農民協會的命令；要由本區流通到他區，就要有縣農民協會的命令；由本縣到他縣或出省境，就要有省農民協會的命令。因此省農民協會特印有一種運穀米的護照，專備省內各縣流通穀米及軍米出省之用，并設專人管理這件事。軍米出境雖有各軍的護照，若沒有省農民協會的護照是不能通行的。他們在各出口地方設有稽查，非常嚴密，若是米數與護照上的數目不符，就被他們阻止。長沙靖港地方有八軍軍官運米二千餘石，被他們查出超過原額一倍以上，他們老實不客氣的將超過的額數沒收了，其餘的軍米仍舊放行。湘陰和豐院地方也是八軍軍官偷運食米出口，據軍官說有三千石軍米的護照，實運了四千一百

六十石，可是據農民的計數有六千八百餘石，而護照又始終沒有看見，農民也就老實不客氣的全數沒收了。包運穀米出口是軍官發財的方法，因農民檢查的嚴密，自然引起了一班軍官的大怒。

農民支配食糧有他們自己的方法，歐戰中爲着食糧的支配一問題不知費了多少科學家經濟學家的心血。可是湖南赤脚草鞋的農民輕輕易易的解決了。時事新報記者所謂分配糧食的三種困難情形，湖南農民也輕輕易易的解決了。

他們的方法是：用「鄉」做單位。在一鄉內「團倉」——調查谷米的多少。更以一鄉做單位調查人口。

如是按照年齡的大小，分配食糧（老年壯年小兒每日各食米若干），本鄉內有餘或不足，都報告區農民協會，區內不足或有餘，則報告縣農民協會，縣集各區的報告，報告省農民協會。因此省農民協會知道各縣谷米多少的狀況而可以有權發護照到某縣去採米。

他們對於一班赤貧的農民沒儲存多量的穀米的，又另有辦法。他們收集地主的穀米，辦理平糶，以最低限

度的價格糶與赤貧的農民，每家依照人口的多少，發一個糶米的執照。執照是用厚紙做的，分爲許多方格，格內有日期，某日去糶米就將某日的方格剪去。因此人口以多報少的弊病，以一執照糶米數次超過需要而以漁利的弊病都免除了。這種方法的使用，據我親見的，湘潭縣是使用得很好而絕無流弊的。這種方法若要統治階級來執行。恐怕窮年累月還弄不清楚，而農民毫不費力的辦到了。現在秋收已過時數月了，可是湖南還在那裏命令各縣組織減租委員會，江蘇浙江等省還在那裏討論什麼減租條例，就可證明統治階級的昏庸，遲滯，毫無能力。

更有一事足以證明湖南農民組織的力量的，就是爲第四方面軍採辦軍米的事實。那時第四方面軍在河南作戰，缺少軍米，由唐生智派遣兵站總監劉治齊來湖南採米，當即由工農兩會國民黨省黨部及省政府合組一經濟委員會專辦戰時一切糧食之供給，并決定了一個集中糧食的條例。主要的辦法就是將糧食以法令集中於農民協會之下，賦與農協以支配的全權。由省農協派員到各縣採米專向農民協會收集。定額原祇二十五萬石，可是不到一週的

時間，各地來電報告米數的已有十七萬餘石了。醴陵一縣更由農協發起「節食助軍」，全縣人民都食兩餐，以所餘的來供給軍用。

長沙城內存米原不甚多，但是省農民協會與省總工會

福建之軍閥與國民黨（福建通信）

（一）反動軍閥之混戰

福建一向受北洋軍閥之統治，因此閩南閩北遍地土匪。去年北伐軍入閩後，土匪盡編為新編軍。春間何應欽盡率所部入浙，只留下他的一個爪牙譚曙卿在福州，統率這些新編軍與海軍爭權奪利，特別是對於軍長廳長財政機關省市黨部等問題。這些問題的鬥爭，自春間一直至九月時尚未解決。所以自四月政變後直至現在福州省政府及各地的軍事政治等問題，從未有安定的一天，一切都在停頓紛亂狀態中。因此會連帶引起楊樹莊與蔣介石的裂痕，故蔣倒台後，楊樹莊為甯漢合作，極為賣力，且得特委會的重要位置，同時即進行倒譚運動。

海軍自身力量薄弱，無論如何，他是不能解決新編軍

為接濟前方軍米起見，在省城穀倉內借用穀五萬石，由總工會命令碾米工會晝夜加工碾做軍米。

（未完）
一九二七、十二、二一於上海

紫言

，只有聯絡別的勢力。這成在浙的張貞，因受何應欽等的不信任，他自己又無把握。所以海軍只得勾結南昌叛變出來無所依靠的十一軍。十一軍與海軍勾結，由浙之江山而建甌而延平而福州長驅而入，不聲不響，就把譚曙卿趕走，將在省新編軍繳械。

新編軍才繳了械，馬上問題就來了。就是繳得這三千多的械歸誰呢？這三千多現成的炮灰——士兵給誰呢？還有，就是十一軍代替了新編軍的地位，省政府特別是軍事廳給誰呢？財政機關怎樣分配？地盤怎樣分割？這些成爲當時最嚴重的問題，幾乎要用機關槍解決。但是當時：一、十一軍自身只有五千多的武裝；二、福州的上游有盧興邦土著數千，下游有海軍的軍艦陸戰隊

封鎖馬江；三、福州的省政府，財政紛亂到一場糊塗，無法整理；四、福建的精華在閩南，大部的新編軍尚在閩南，海軍又進行收編新編軍；五、張發奎黃琪翔在廣東與李濟琛黃紹雄對抗非常劇烈，戰事必至爆發，廣東為政治中心，閩南又密邇潮汕。有了這五個原因，十一軍就毅然放棄福州的省政府，軍事廳，財政機關，刮一大批軍餉「南下剿匪」了！

海軍在閩南收編土匪時，十一軍就利用南京特委會的命令，反對收編，他就來「南下剿匪」；一到閩南，匪未剿却先編起來了，葉定國收編了，陳坤王振南收編了，其餘高義楊漢烈郭鳳鳴等只要他肯投降，也是要收編的。海軍看了眼紅，着慌，也就馬上將龍巖永定一帶陳國輝陳國華等土匪，收編為省防軍。高楊等怕失去自己的地位，不肯投降，退出泉州，十一軍就馬上分兵漳州進攻龍巖，聲言徹底剿匪，威脅陳國輝等歸己收編。當時十一軍與海軍因爭編土匪問題，幾至火併。同時有十一軍將解決廈門的消息。結果因為十一月十七日廣東張黃的變動，緩和了十一軍與海軍的對抗。

現在十一軍已入潮梅，所留在福建的只有補充師——就是土匪收編的李拯中部二團，分駐泉州漳州二處，把持一切稅收機關及烟苗捐款等。

十一軍與海軍衝突的和緩，陳銘樞過廈時曾有表示說：「這回是因為廣東的變化，所以急須回粵，如果粵事平後，福建是要再來整理的」。這話的利害，海軍是十分知道的，他看看自身的力量，決不足以維持福建現有的局面，所以他現在就決定二種策略：一、收編全省一切土匪民軍，擴充實力；二、設立教導團，以為將來分配於各部土匪民軍中，使土匪民軍成為他的可靠的武力，切切實實成為全福建的統治者。這在海軍可以說是進步，他已放棄他祖傳的關門的大福州主義，而以全福建為對象，做他的大福建主義了！

但是這種計劃能夠成功嗎？我們可以很肯定的說：「不能」，簡直是作夢！我們知道，海軍是最腐敗的軍閥，沒有人不唾棄的。在他所佔的廈門福州都沒有能力統治起來，那能夠統治全省？高義陳國輝等為甚麼要給海軍收編呢？欺負他是腐敗比較易與。所以他這次收

編了陳國輝爲省防軍，怕被十一軍吸收去，就要調陳國輝去福州，後來聽說陳國輝楊漢烈高義等與盧與邦聯絡要乘機佔福州，所以楊樹莊又發電阻止陳國輝來省，但陳國輝等現在仍舊是由漳平德化去永春南安莆田，自由行動。高義陳國華等又集兵漳州之華封，準備襲取漳州。搶掠漳廈肥美富庶之地，特別是一年度最豐盛的烟苗捐。閩北盧與邦久年土匪，擁有三四千的土著，盤據著廣漠的閩北，而尤溪水口尤足以制福州的命運。腐敗的海軍那裏能夠收編他們？所以就福建反動軍閥的情勢看起來，如果民衆不能起來奪取政權，肅清這些反動勢力，福建永遠是軍閥土匪的紛爭的紛亂局面，誰也統治不了誰。

(二) 國民黨的罪惡

福建的國民黨是從何應欽的指揮刀上帶來的，所以一開始，就是土豪鄉紳地主買辦軍閥土匪的右派國民黨，雖然有幾處地方以前有共產黨人替他撐持了一點門面，做一點成績，但整個的國民黨，是建立在何應欽海軍新編軍的勢力下，與土豪鄉紳地主買辦軍閥土匪等成份的基礎上。所有工人，農人，小商人等的左派成分，是極少極少的。

。所以一清黨之後，國民黨的反動面目，就完全暴露出來了！

福州的國民黨是建立在黃埔系的新編軍與海軍的勢力下，在四月政變時，就是借清黨的名義拚命屠殺共產黨，摧殘工會農會，捕殺毆打工人農民。這樣的一個時期過了之後，接着就是譚曙卿與海軍爭軍事廳財政機關的時期，於是黃埔系等以國民黨爲工具，驅使一般工人農民爲他們反對省政府，反對海軍，爲譚曙卿爭軍事廳長。譚曙卿倒後，林壽昌黃展雲這般土匪流氓小刀黨等，佔據了國民黨機關，也是同黃埔系一樣的驅使民衆爲他們升官發財的工具。但他又更進一步，就是重徵工人會費，與軍閥的派人頭捐一樣利害，不交就是拷打拘押驅逐。對於商人則實行綁票，其餘以國民黨來升官發財，包攬詞訟，排除異己，受賄營私，公報私仇的勾當，真是不勝枚舉。

廈門的國民黨是建立在海軍土匪買辦以及一部份華僑資產階級的勢力下。所以市黨部的名角是警察署長王宗世，鼓浪嶼帝國主義的著名走狗李漢青，華僑資產階級葉攀桂戴金華，無政府主義的流氓黃振家，以及閩南豪紳許

卓然秦望山等。所以他們當四月清黨時，就與最腐敗的海軍勾結，捕殺革命份子，摧殘工會，推翻工人勝利條件，極力向革命勢力進攻，再進一步，就是他們爭權奪利的鬥爭。如秦望山等利用閩南各縣聯席會議去爭省黨部，反對新編軍；李漢青因電話加價風潮，受電話公司每月一百三十元的津貼，強迫市民加價，用黨部名義，操縱鼓浪嶼華董選舉，用黨部名義干涉一切工人教員，學校，社團事務，報館言論，以為他們發展勢力，攫取權利的手段，因此會引起整個廈門社會的大反感；最近各報會一致的公開罵他們為壞蛋，黨閥，假革命，反革命。其實整個的國民黨都是這些東西呵！

其餘各縣的國民黨罪惡，特別是清黨以後，也與福州廈門差不多，不過有的地方完全在軍閥土匪豪紳勢力之下，他們連國民黨機關都不要，只很簡便的用那掛着國民黨青天白日旗幟的國民革命軍——海軍新編軍十一軍，來代表國民黨的一切了。至於他的成績只要看全福建民衆哀痛呻吟流離亡散的程度，就可以概略的知道了！

因為廈門的國民黨，有一部分是代表華僑資產階級，

所以廈門的國民黨會做一點反對土匪反對烟苗捐的宣傳，十一軍到閩南時秦望山許卓然等為發展自己的武力，會與華僑資產階級戴金華等聯合與十一軍勾結要在泉州辦鄉團式的自衛團。但反動的海軍十一軍連這點也不要，不單大勒特勒烟苗捐，並且將所有的土匪新編軍都收編起來，迫得戴金華又不敢做自衛團主任了！

(三) 民衆的痛苦與民衆的力量

福建民衆久受軍閥土匪的壓迫和剝削，連年軍閥戰爭土匪私鬥的負擔，統統加在福建民衆——特別是工農身上。在城市如福州廈門漳州泉州等處的工人則因受帝國主義商品侵略，軍閥的苛捐雜稅，資本家廠主的高度壓迫，使物價高漲，工資低廉，且戰爭影響，工商業不能發展，失業者日多，一般工人——自產業工人以至於商業交通市政工人的生活非常困苦。在北伐軍到後未清黨以前，共產黨人曾領導他們做了一點經濟政治的鬥爭，工人漸有蘇活的希望。但這僅僅是一個希望，一清黨之後，工會反是軍閥國民黨用以壓迫工人的工具，他們的勝利條件被推翻，工人領袖被捕殺，一般工賊反要徵收很重的會費，為

發財的捷徑。在鄉村方面，閩北內地則有土匪盧興邦及當地豪紳地主的剝削搶掠，濱海則有海軍的橫征暴斂，閩南汀杭龍永平等縣多數佃農除受軍閥的派夫派餉苛捐雜稅的壓迫和剝削之外更受地主高額租率的剝削，佃農將人工肥料算起來，蝕本很大，割肉補瘡，吃高利貸的虧。濱海一帶如泉州南安永春惠安浦田同安海澄漳州漳浦一帶，遍地皆匪，豪紳亦更強暴，農民担負苛捐，年達百餘元至數百元之重，即烟苗捐一項有不種者，每人亦須派百元之捐額，其苛暴有出人意料者，所以農民逃往南洋者年達數十萬，而土匪之數目亦逐年增加，而田地則多荒蕪無人要種。去年北伐軍到了福建，共產黨人去領導福建農民，特別是閩南農民，紛紛組織農協起來鬥爭，如漳浦龍溪農民反抗烟苗捐，永定龍巖農民的反抗軍閥杜起雲及豪紳杜運茹等，惠安農民反抗烟苗捐，浦田農民反抗地主等，都表現出偉大的力量得了部份的勝利。但清黨之後，一切勝利都給豪紳地主收回去了。

馬克思主義還是民生主義？（續）

工農的勢力雖然受了這樣的一個打擊，但革命怒潮却並不低降，自四月到現在，却反而一天一天的高漲；工農對於共產黨反而有深刻的認識。如廈門福州漳州的工人都一致的反對國民黨，歡迎共產黨的領導，他們都正在組織秘密工會，自己起來鬥爭；閩北福州附廓及建甌崇安等縣農民已由減稅的鬥爭進為抗租抗捐，為土地革命鬥爭的新階段，閩南永定龍巖上杭平和海澄南靖龍巖溪同安惠安浦田仙遊永春等縣農民都一致組織起來，其中龍巖永定等縣已有全縣普遍的組織，減租減捐運動勝利之後已進於抗租抗捐土地革命的新階段，惠安北部早已實行抗捐，現在正為土地革命，的運動，平和漳浦上杭海澄等縣最近亦迅速的進展。現在數百萬的烟苗捐又已發表，豪紳軍閥，又將大施技倆，正是農民拚死奮鬥之時，行見閩南革命勢力的發展將與廣東東江連成一氣，為廣大的鬥爭。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於廈門

秋白

(二) 民生主義的真面目

「民生主義就是資本主義，一名剝削主義」，——我們是如此斷定的。這亦許太「刻薄」了。孫中山不是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家麼？固然是的。但是，世界革命史上一切資產階級革命之中，擁出左傾的小資產階級革命家來做領袖，差不多是一般的定律；所以即使孫中山是小資產階級革命家，他所要實行的革命，却十二分道地的是資產階級的革命。無論孫中山提倡民生主義的用意如何的好，但是，民生主義客觀上始終只是發展資本主義於中國的方法論。

民生主義究竟說些甚麼？孫中山民生主義的基礎是「大貧小貧」的中國國情觀，——這可以說是孫中山全部理論的基礎。國民黨要硬說中國沒有階級，不用階級鬥爭，所以要這麼一個大貧小貧的國情觀，來做一切反動政策的根據，來殘殺實行階級鬥爭的工農貧民。其次，孫中山的民生主義，說是要平均地權。這是民生主義的第一根台柱子。再則，民生主義之中，還有所謂節制資本。這算是民生主義的第二根台柱子。

附言：——讀者注意，實際上國民黨的民生主義，原本只有「平均地權」，並無「節制資本」之說。直到共產主義者加入國民黨，直到中國無產階級已經開始劇烈的鬥爭，然後國民黨方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上，加上節制資本。我還記得，當起草這一宣言的時候，汪精衛胡漢民等接連在起草委員會之中向我聲明十三次：「節制資本是國民黨理論以前所沒有的。」

大貧小貧的國情觀，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這三樣法寶，便是民生主義的全部；除此以外，孫中山的演講集之中，還講甚麼「衣食住行」。其實，這些都是甜密的話頭，是中國資產階級欺騙民衆的幻術，他借孫中山的口來向民衆說：「你們忍受些痛苦剝削屠殺，將來（不知何年何代）給你解決吃飯問題（孫中山民生主義第三講），解決穿衣問題（同上第四講），解決住宅問題，解決走路問題。關於住宅和走路問題，孫中山沒有講到便死了。可是，講到吃飯問題，孫中山的結論是：「人民對於國家能夠大家盡義務……吃飯問題才算是真解決」；講到穿衣

問題的結論也是：「人民對於國家，又當然要盡國民之義務。」所以我們不必再到棺材裏去將孫中山拉出來，問他究竟怎樣解決住宅和走路問題，因為他的答案一定又是：「人民當盡義務」！這些衣食住行的問題，都只是民生主義的枝節。民生主義的根本，只是兩件事：第一件是以民生主義來對抗馬克思主義，關於這件事，我們在前一篇「孫中山與馬克思主義」裏已經說過；第二件就是根據大貧小貧的中國國情觀，實行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的學說，——這就是我們現在要論列的。

一、大貧小貧的國情觀

孫中山說：「中國大家都是貧，並沒有大富的特殊階級，祇有一般普遍的貧。中國人所謂貧富不均，不過在貧的階級之中，分出大貧與小貧，其實中國頂大的資本家，和外國資本家比較，不過是一個小貧，其他的窮人，都可說是大貧。」他因此說：「中國止是患貧，不是患不均。在不均的社會，當然可用馬克思的辦法，提倡階級戰爭去打平他。但在中國實業尚未發達的時候，馬克思的階級戰爭無產專制使用不着……要用一種患預防的辦

法，來阻止私人的大資本，防備將來社會貧富不均的大毛病。這種辦法，才是正當解決今日中國社會問題的方法，不是先穿起大毛皮衣，再來希望翻北風的方法。」

「患預防」——便是民生主義的全部解釋。他的患預防是防些甚麼呢？他要防止資本主義的發達麼？當然不是的，因為，他說中國患貧，所以國民黨總是主張「中國不要共產，而且無產可共，中國只是要造產」。既然要造產，當然是要發達資本主義。那麼，他要防止的既不是資本主義，又是甚麼呢？當然是社會革命和階級鬥爭了。民生主義就是防止社會革命階級鬥爭的主義，這算甚麼社會主義呢！所以我們首先要明白：孫中山所謂「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一名共產主義」，完全是謊話。

其次，他既說「中國人所謂貧富不均，不過在貧的階級之中，分出大貧小貧」，又說：「中國止是患貧，不是患不均。」這兩句話已經是自相矛盾。中國既有大貧小貧的區別，何以又「不患不均」呢？孫中山真是偉人！偉人說話可以隨便亂放的。這種自相矛盾的話，如

果是別人說出來，就是三歲小孩子也可以知道是胡說八道。但是孫中山說了這種荒謬絕論的話，一般「忠實信徒」和「純潔青年」，却還捧着他的「三民主義」當聖經呢！哈哈！

既然中國有大貧小貧的區別，那麼，那些具有幾千萬幾百萬幾十萬家財的中國人，就算是比起外國幾萬萬家財的資本家來，算是「小貧」，然而他們是不是剝削中國的工農呢？如果中國工農貧民是「大貧」，中國豪紳資產階級是「小貧」，那麼，中國的這些大貧是否可以實行反對這些「小貧」而鬥爭呢？孫中山的答案，却是「不用階級鬥爭」。他的辦法（平均地權及節制資本的實施法），便是叫「大貧」等一等，等「小貧」大發其財之後，中國實業大發達之後，那時大家都有飯吃了！這種階級妥協的理論，顯然是幫助中國的豪紳資產階級的。況且，孫中山既然承認「在不均的社會，當然可用馬克思的辦法，提倡階級戰爭去打平他」。他何以對於中國大貧小貧不均的社會，又反對階級鬥爭呢？這顯然是矛盾不過的理論。這更顯然是他站在豪紳資產階級的觀點上說話

：——這就是中國的資本家地主對中國的工農說：「我們雖然是資本家地主，但是我們比歐美資本家窮得多，所以我們剝削你們是有理的，是應該的，你們不准實行階級鬥爭！」

況且，中國的國情是否只有大貧小貧而沒有階級呢？中國的國情是否因為「實業尚未發達」而可以「用不着階級戰爭無產專制」而用「患預防」的方法進於所謂民生主義的「社會主義」呢？關於這一問題的詳細的說明，我們還要專篇討論。現在，只說一說大概。

中國的國情實際上是不斷的劇烈的階級鬥爭。中國的舊社會之中，士大夫精神先生的豪紳階級，顯然是壓迫中國極大多數的農民工匠的（那時還沒有無產階級的工人）。中國歷史上每一朝代更換的時候，亦眉黃巾太平天國的「匪亂」，客觀上都是農民貧苦羣衆對抗紳商階級的大鬥爭。那時的中國自然比起現在來，更是所謂只有大貧小貧，而沒有歐美那樣大的資本家。但是，階級鬥爭是如此之劇烈。即此一端，已足證明孫中山的大貧小貧的國情觀，說中國用不着階級鬥爭，完全是鬼話。何況

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之後，中國的經濟相當的進於資本主義，階級的分化日益明顯。黨國偉人養尊處優或者可以不看見上海漢口青島廣州天津，有幾百萬無產階級天天在工廠裏受剝削虐使。但是，五卅以來，這幾百萬工人，這幾千萬手工工人的罷工，不知道幾千次；各地農民暴動普遍的發展起來。這些工農的階級鬥爭，至少可以驚醒一下黨國要人的清夢罷！你們現在要停止民衆運動，要禁止罷工，要屠殺工農，——廣州暴動失敗後你們在四五天之內屠殺到五千七百多人！這是甚麼？這些「大貧」的人是應該被你們黨國要人屠殺的，是應該受「小貧」的豪紳資本案剝削而不准實行階級鬥爭的，——這樣說法就算是民生主義，就算是「思患預防」，就算是「合時用的溫和辦法」，是不是呢！孫中山說共產黨主張階級鬥爭，是「先穿起大毛皮衣，再來希望翻北風的方法」。如今國民黨這種屠殺是甚麼呢？難道不是證明「北風已經大翻而特翻，非多多穿起大毛皮衣不可」嗎？

總之，中國的國情，很明顯的是：階級鬥爭一天天的劇烈起來。中國現在社會之中，極大多數的工農貧民，

布爾塞維克 第十二期

不但是「大貧」，而且是貧得不能生存；農民收入之極大部分被豪紳地主重利盤剝者剝奪了去，工人每天至少要做十小時的工，工資低落不能生活，幾千萬的貧民失地失業，變成了兵匪游民，這是不是事實呢？——這是人人都看得見的。中國社會之中少數豪紳地主資本案，却天天的在剝削這大多數的民衆。你說他們自己也算窮的。但是像張謇盛宣懷曹錕兄弟周自齊潘復梁士詒孫雲台魏翰初虞洽卿……等等，誰不是有幾百萬以至幾千萬的家財的，其餘的阿貓阿狗張三李四，——我們沒有知道姓名的大資本案，還不知道有多少？楊希閔劉震寰李濟琛白崇禧蔣介石等等，誰不是靠着「國民革命軍」的軍閥權位掙着了幾千萬幾百萬家財的？孫中山先生，你講民生主義的時候（民國十三年八月），不正是要預備解決商團陳廉伯等，並已開始準備解決楊希閔劉震寰的時候麼！單就陳廉伯楊希閔等說，他們那一個不是鉅富！廣州的「鉅富」（並非甚麼小貧），那時正組織了商團，正有錢購買機械私運入境。那時，至少廣州地方人人知道，楊希閔一人有幾千萬現金，存在香港銀行裏。正在這個時候，你

可以上午在大本營商量解決商團買辦的武裝，下午在廣州大學禮堂裏講甚麼「中國沒有大富的特殊階級」。你這是甚麼「政治道德」，這是不是當面說謊？利令智昏的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家」，政治家，因為階級利益的關係，都可以如此亂說的。何況孫中山呢！

中國社會之中顯然有大富的特殊階級，而孫中山說沒有。中國社會之中顯然有階級鬥爭，而孫中山說用不着。中國社會之中顯然必須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及一般貧民羣衆，實行反對豪紳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用革命的方法解決土地問題和勞動問題，必須在這種階級鬥爭之中，工農能戰勝豪紳資產階級，自己取得政權，才能救全中國經濟崩敗，才能真正爲工農民衆造產，解決他們的所謂衣食住行的問題。而孫中山却說只要用思患預防的方法，只要「人民對國家盡義務」！孫中山的民生主義的思想，根本是反動的。姑不論他所謂「思患預防」，根本不合事實——思已經有了，無所謂預防了；單就他們思患預防的方法來說一說。這所謂思患預防就是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退一步說，即使孫中山想防資本主義之患，那麼

，這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的方法是不是真能「預防」呢？

二、平均地權

孫中山說平均地權，通常人都以爲他主張「耕者有其田」。誠然不錯，他說農民很可憐，每年收入百分之六十都被地主拿去了；他說：「他們要馬上用政治法律來解決，如果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民生問題便無從解決」。但是，他用甚麼政治法律來解決這一問題呢？

他的平均地權方法，便是先叫地主將自己所有的田地報價，照價抽稅，而且一方面又「可以」照價收買；定價以後，那塊地皮的價格再行高漲，這以後所加之價完全歸爲公有。他自己說，如此辦法，現在的地主很可以安心，這是地主和政府兩不吃虧的。這叫做孫中山的「共產」，是共將來不共現在。以前有了產業的人，決不至吃虧，和歐美所謂收歸國有，把人民已有了的產業都搶去政府裏頭，是大不相同，地主真是明白了我們平均地權的道理，便不至害怕。」

這種辦法之中，還有可以注意的四點：（一）他的全部中山叢書之中，找不出一句話，說甚麼時候就要將田地

給農民，他只說「可以照價收買」。究竟甚麼時候收買田地發給農民呢？他始終沒有回答。（二）他全部的對於土地問題的分析，都只說城市的地皮如何漲價，可以抽許多稅；但是他始終沒有說鄉村中的田地如何無代價的交給農民。（三）他說可以照價收買地產，但是還恐怕地主資本家誤會他的意思，說他是幫助農民及工人，而使資本家地主吃虧，所以又特別聲明一句道：「如果地面上的樓宇是一百萬元，地價是一萬元，那麼，照價收買時，就要給一萬元地價之外，另要補回樓宇價一百萬元」。（四）他因為並不真想由國家收買田地，所以他始終沒有說出，究竟從什麼地方去找這麼大一筆錢，來收買全國的土地。

平均地權辦法是如此。「耕者有其田」照此辦法，要到何年何月何日何時才能實現呢？我想，大概是在孫中山從棺材之中爬出的時候！如此的平均地權方法顯然是：

一、平均地權只要地主和政府兩不吃虧，農民如何，他並沒有想到。

二、平均地權的這種政治法律方法，只是替政府設法籌款（抽稅），並沒有指明甚麼時候收歸國有。

三、平均地權，即使設法收買地產，政府需要一筆極大的錢，去付給地主；這筆錢不知何處去拿。

四、平均地權的辦法中，並無將田地交給農民的說明。

平均地權的方法如此分析起來，原來並沒有甚麼耕者有其田的意思，也並沒有土地國有的明顯辦法。通常以為孫中山主張土地國有，主張耕者有其田，原來都是謊話。照這種辦法實行起來，好呢，政府多收些地稅，少收些苛捐雜稅，照價收買都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即使能照價收買，地主可以得一大筆的金錢去做資本家。這是不是資本主義呢？當然是的。實行得不好呢，國民黨政府的唯一原則，是要使地主不吃虧，所以像廣州市及最近上海市的地主稍稍反對地稅，便立刻停辦；如此是永世也不能實行的。

所以我們說：平均地權的方法，就他本身而論，竟完全是與農民無關的問題，而且是烏託邦的幻想，因為他根

本在於不使地主吃虧。最好的情形之中——就算實行平均地權，也只是資本主義的辦法。

孫中山真心要解放農民麼？——並沒有。他真心要實行社會主義，去「預防」資本主義麼？——也沒有。

固然，他口頭上說：「農民可憐呵，可憐呀」。但是即使他真想幫助農民，也和俄國皇帝的解放農民一樣。他是幻想着一個神仙似的辦法：又要農民不太苦，太苦了他們自己要動手革命侵犯「小貧」的地主階級之利益；又要地主老爺不着惱，答應他們籌一筆幾萬萬萬萬的錢來，給他們去當資本家。這個方法，他始終是想不通。他何嘗能解決農民問題呢？

三、節制資本

平均地權，做得好，充其量不過請地主變做資本家。節制資本的方法，再來節制一下，彷彿這樣私人資本主義就可以不發生了。

我們退一萬步說，孫中山是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家，亦許他也是個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他主張節制資本也是相信社會改良主義，相信不用社會主義革命，不用無產

階級獨裁，可以由「極民主主義」的政府，實行勞動法，保護勞動，八小時工作制……漸漸進到社會主義；這些限制資本家剝削的辦法，亦許就是他的所謂節制資本。但是，事實上却大謬不然。孫中山連做社會改良主義都不夠。

他在論到西歐英德各國的時候，他還彷彿贊成這些勞動保護辦法。但是，找遍中山全書，他曾經堅決的說過：「我的國民黨政府必然要規佈八小時工作制的法律」嗎？——沒有。他曾經堅決的說過：「資本家的剝削，應當限制」嗎？——沒有。他是如此之怕中國資本家呵！他是如此之幫助中國資本家呵！他承認中國很窮，「人民要為國家盡義務」，否則失去國民之資格，——此等游惰之流氓，就是國家人羣之盜賊。總之，他所講的節制資本，並沒有絲毫限制資本家剝削的斷語，他却責備「人民」為游惰了。

他雖說到「實行所得稅，就是節制資本之一法。」接下去，他立刻又說：「中國不單是要節制私人資本，還要發達國家資本」。

蘇聯共產黨中之反對派

蕭約

三七八

蘇聯共產黨是打倒世界資本主義解放世界無產階級建設世界社會主義的國際無產階級的主要先鋒隊之一隊，世界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正在猛烈的爭鬥中，而蘇聯共產黨內部却也發生着嚴重的爭鬥，這種爭鬥決不僅是領導蘇聯滿十年之蘇聯共產黨的內部問題，或是蘇聯之局部的問題，而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之最現實的問題中之一個。

此問題之解決將在全世界發展中之更進一步，與世界未來之社會革命的問題是同一性質的。現在如要明了此問題的意義，我們認為必須提出下列的幾個問題：

一、俄國革命的結果究竟是發展資本主義呢？還是發展社會主義呢？甚麼是資本主義與非資本主義的開端？

二、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農民的作用怎樣？

三、在一個國家內能否建設社會主義？

四、什麼是無產階級政黨，什麼是民主集中制？

以上幾個問題是爭論的焦點，我們還不想將關於中國革命的爭論問題成爲單獨的一個問題，這因爲關於中國革命的爭論問題，是從上列四個根本問題當中發生出來的，然而也許順便說到幾句。

無產階級專政在蘇聯已經十年多了，在蘇聯國中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的部分的經濟勢力自然也佔相當主要位置。

這種情形在俄國革命當中自有其歷史的遺跡在。這種遺跡就在於革命的成功革命的發展以及革命進一步存在的問題首先全靠無產階級能否與其同盟軍農民保存堅固的聯合，其次，無產階級在建設社會主義的爭鬥進程中與農民同盟能否使農民變一變性質，這就是說此農民照着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向走，還是朝着鄉村經濟的合作社化的方向走，換一句話說，俄國農民能否向社會主義的大道上走。

此問題是黨與現在反對派中間爭論之根本問題。因爲此問題一解決，就決定了方針，解決了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以及專政之獲得，專政之保有，并解決了此專政之同

盟者的問題。

當然的，一說到農民，必須注意到這是說大多數的農民，換言之就是說貧農與中農，決不是說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反革命的大富農，並且不是說沒有無產階級專政之西歐各國的大多數農民，而是說經過三次革命的大紅爐，無產階級專政滿十年之蘇聯的大多數農民。

昂格思對於西歐的農民尙且說道：

「我們堅決地站在小農一方面；我們所以要這樣做，爲的是使農民生活較好，並且使農民容易爲我們的同志。我們所以這樣做，不僅因爲我們認爲獨立生產之小農有到我們這一邊來的可能，而且爲我們黨的直接利益。將近完全流於無產者的農民愈多，則社會革命亦容易發生。」（見昂格思論農民問題）

關於西歐的農民可以這樣說，那當然是明顯的了，在蘇聯這個問題是可以必須這樣說的了。其實，這樣說還是多了的啊。

列寧對於俄國農村經濟的發展說道：「國家一切大生產工具及國家政權都集中在無產階級手中，再與幾千百萬

的小農結成同盟，而對於農民關係之領導權的保證又在無產階級手中等等，這或者還不能完全建設社會主義，可是還有合作社，對於合作社我們過去會輕視過，當他是一個買賣所，這當然有正當輕視的理由，然而現時在新經濟政策之下，誰能輕視合作社呢？爲完全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之必須的條件，這些，或者還不是很完全。這些，尙不是社會主義的社會之完全建設，然而所有這些必須的條件已足夠社會主義社會的完全建設了。」（列寧全集十八卷下卷）

列寧接着說道：

「任何社會的結構只有在某一定階級的經濟維護之下能夠建築得起來。」

我們記得「自由的」資本主義之誕生須費幾萬萬萬盧布。現在我們必須有覺悟的使成爲事實，即現在的社會建設是合作社的建設，我們必以日常的習慣來維護他。

然而維護必須有維護的新意義，這就是說只幫助任何合作社的流通而說維護還是不夠的，現在所謂維護合作社是說使實實在在的民衆真實實參加合作社。」（列寧全集

上面引證昂格思和列寧的話證明的什麼呢？證明他們實實在在懂得大多數貧窮的農民是無產階級的後備軍。

這些引證同時又證明了共產主義的根本基礎是在無產階級握到政權的時候，必須利用後備軍，為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上堅固地聯合工業與農村經濟，也是好給無產階級專政以基礎，如果沒有此基礎，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是不可能的。

我們想來只要這兩三個引證，就足以明白如俄國農民佔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國家，關於農民問題的主張除昂格思與列寧所主張以外，就不能有其他的主張了。現在請進而言爭論的內容罷。

俄國革命是在世界大戰的時候，而且是接着世界大戰後那一年發生的。世界經濟破壞無餘，在任何戰爭尤其是這樣大戰爭以後，在資本主義的世界裏不能不形成直接革命的環境。然而在戰後革命高潮的後一年，就發生了世界革命的一些障礙。因為西方的無產階級做着德謨克拉西的迷夢，因為西方的共產黨又沒有戰鬥力，因為老社

會民主黨的變節。資本主義雖然未能解決畢竟致其覆亡之任何根本矛盾，然而他確表明尚能苟延殘喘於一時，且局部的嫁禍於工農藉以暫定經濟。在這種情形之下，在資本主義圍攻中之世界惟一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蘇聯，就表現出其人民有巨大的創造力。這種環境中發生出許多問題為蘇聯共產黨與反對派中之爭論的對象。

關於聯合農民的問題托洛茨基從未曾贊同過列寧的主張，他總是站其孟雪維克的觀點上，就是他認為只有世界無產階級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者。農民是資產階級的一部分，其發展的方向只有資本主義式的方向，因此，托洛茨基認為與農民聯合，必須了解只是極短的一時期，而無產階級就須將農民盡所有的一切都剝削得來。世界革命是一個很長的過程，到什麼時候能夠最後終止此種聯合呢，那托洛茨基就公開的提出問題說無產階級是不能持久，黨與專政都有重行變成小資產階級性的危險，小資產階級分子必將起來吞了無產階級的專政。

當一九二五年底，蘇聯工業與農村經濟之恢復時期一完了，托洛茨基便特別拚命的攻擊，隨後就有季諾維埃夫

，客米尼夫等繼之。

在恢復過程中案置好很多已停了工的大工廠，故國家工業之發展是很快的。恢復時期一過，必然的到了擴大工業的時候，然而擴大工業，國外是得不到幫助的，只有全靠蘇聯國內自己的力量，那發展的速度當然要慢得多了。

反對派的同志們就說這種情形證明國家將遭覆亡。然而根據最近兩年來的經驗，可以肯定的說，雖然發展的百分速度比較恢復時期是慢一點，可是經濟的建設是朝着發展方向上進的，并且比資本主義國家之國民經濟的發展要佔優越得多。資本主義之局部的暫時穩定，其進展與蘇聯之經濟穩固是平行的；恢復時期過後（即恢復歐戰以前的經濟狀況），資本主義經濟與蘇聯經濟當然不能劃分界限毫無相互關係啊，資本主義世界與蘇聯間之戰爭危險是時時朝着直線上進的。自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二年中，幾幾乎全世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都爭先恐後地承認蘇聯。在那時期所以這樣爭先恐後，因為他們認為把蘇聯拉到國際關係的隊伍裏去，就會把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變了性質。但到了一九二五年，他們這種夢想就成爲

泡影了，而同時就進入不可調和的陰謀與準備戰爭的時期了。所有這些醜惡的問題，現在的反對派就在蘇聯共產黨十四次大會中嚴重的提出。請看反對派怎樣爲其責難的根據呢，他說：

一、如俄國這樣落後的國家，只有在西歐主要國家的無產階級得到勝利以後，才說得上建設社會主義。

二、只有西歐得到勝利的無產階級才是蘇聯無產階級的真正同盟軍。

三、黨對於蘇聯的政策，尤其是對於聯合農民之深入的擴大的列寧的政策，已經傾向於使黨及蘇維埃政權重行變爲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和小資產階級的政權了。

四、現在蘇聯之社會主義的建設與社會主義的積聚不過是國家資本主義罷了。

五、蘇聯現在的無產階級專政不過口頭上說說罷了，其實是小資產階級份子的統治。

六、蘇聯的無產階級是被剝削的階級。

七、現在黨的政策是賣階級的政策，不僅出賣了蘇聯的無產階級而且出賣了世界的無產階級，因爲蒙蔽世界無

產階級說：現在蘇聯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反對派）對於這個無產階級專政很表不信任……然而反對派的實際政策怎麼樣呢？

他說聯合農民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存在的條件，必須另創造一條件以便無產階級專政之存在，就從這個根本觀念出發，故托洛茨基季諾維埃夫等建議說：無須乎採取聯合農民的政策，必須提高城市工業品的價格。這樣的政策，就是反對派變相的曲解列寧主義，因為反對派不公開地說與農民破裂，但實際上是放棄了與農民聯合的政策。照反對派所提議的，是否對於無產階級有任何利益呢？當然一點也沒有。因為在蘇聯，工業的發展與農村經濟的發展有密切聯繫的，而且只有國內市場為工業的市場範圍，那工業品價格一提高，市場範圍縮小，勢必妨害工業之發展以至停頓衰頹而後已。

蘇聯共產黨一切事都是本着有心得的列寧的觀點做去的，而與貧農採取堅決的聯合的政策。減低工業品價格的政策，農村經濟賦稅之調濟，改良農村經濟的一切合作社，已經得到了上好的成績；而反對派事前所預言的種種

不好，如破壞金融啊，停滯工業啊，在商業上小規模工業上增長私人資本啊，減低國家金融週轉量啊，使世界無產階級及蘇聯無產階級失了信仰心等等一大篇，現在事實上已證明這不過是蘇聯共產黨中幾個反對派捕風捉影自捏造罷了。

黨照着先前所定之列寧主義的道路向前做去，其結果是不怕無產階級與國家不好的。

蘇聯無產階級與世界無產階級的聯合究竟怎麼樣呢？我想誰都不會忘記蘇聯無產階級去年幫助英國罷工礦工的一回事。在這一例上就可看出蘇聯及蘇聯的共產黨是不會重行變為小資產階級性的，而托洛茨基和季諾維埃夫去年那時的反對言論，可說毫無根據了。

可是世界上竟沒有一個工人和一個革命者相信他們的誹謗。

一見情形有點複雜，就馬上害怕起來，快快丟下領導責任的反對派，到反轉來吹毛求疵，尋找一點一滴只要有利於攻擊的都作為非難的根據，可笑孰甚。反對派在第三國際第八次擴大會議上提出下列的根本問題：

也，何應欽的兒子王伯羣也。

真正國民黨

(撤翁)

真正國民黨，只有西山會議派，亦即環龍路四十四號的國民黨。怎見得？因為只有他們自始就反共反俄，而且最徹底。其餘若汪記蔣記馮記……記：記國民黨，都曾經聯共聯俄，即現在反共反俄還是不徹底，還是不敢公然取消第三國際及中國共產黨代他們起草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政綱及黨章。只有西山會議派要完全復活改組以前的國民黨，這才算真正老牌的國民黨呀！

如此這般的反共清黨

(撤翁)

吳老狗說汪派反共是受了第三國際命令；現在環龍路的真正國民黨又說：「中央全體會議為受第三國際主使蘇維埃之走狗」；大約除西山會議派諸先覺以外，其餘所謂反共清黨，都不過是如此這般的一套把戲。

白崇禧口中的清黨大功

(撤翁)

白崇禧在漢口演說：「過去的清黨，有報私仇者，有受厚賄而為富家翁者，誤殺冤死者不乏其人。」 國民黨

忠實黨員這樣的清黨大功，大概不是共產黨造謠吧！

分治合作與聯省自治

(撤翁)

程潛在漢口演說：「最近上海有所謂分治合作說，實即變相的聯省自治制度，完全違反總理學說，這種就是人作帝國主義及軍閥的工具。」不知道李石曾聽了這幾句話作何感想？陳炯明趙恆惕及時事新報記者聽了這幾句話又作何感想？

孫中山瞎了眼睛

(撤翁)

白崇禧致電何應欽等表示對蔣出處意見，謂「領袖出處方式，須極磊落，介公於汪派諸附逆委員，不免瞻徇過甚，於張黃諸叛將，不免庇護過深，倘對汪派及張黃不有明顯態度，竊恐為盛德之累。」是的，張黃想利用共黨，汪又想利用張黃，蔣又想利用汪，這班叛逆一串的利用，都因為要對付忠實同志廣西老。孫中山在廣州革命的時候，專重用這班叛逆，而未會看中忠實同志廣西老，真算是瞎了眼睛！

(撤翁)

我們的死者

爲哀悼我們的死者，本報特闢此一欄。各地在白色恐怖下死難的先烈，不論其爲共產黨員與否，讀者如能記述其傳略或哀悼之辭寄給本報，本報當儘量登載於此欄中。我們在血淋淋的先烈屍骨之前，是不哭的，我們要踏着他們的血路前進。

悼張太雷同志

秋 白

張太雷同志死於廣州暴動時反革命軍閥的亂槍之下，廣州蘇維埃政府的代理平民行政委員會主席張太雷同志，被反革命軍閥的慘殺而死了！廣州十二月十日晚上的暴動，負主要的指揮責任的是張太雷同志。當天晚上革命的兵士進攻反革命的公安局，革命的工人羣衆武裝暴動起來解除廣州反革命的砲兵營的武裝，佔領反革命政府的機關，十一日天明的時候，差不多全廣州市已經完全爲工人赤衛隊所佔領，反革命軍隊大半解除武裝；成批的兵士羣衆，到工人赤衛隊來投効。於是當天便開革命羣衆的代表大會，選舉蘇維埃政府。張太雷同志在暴動前三四天，每天晚上親自到革命兵士的祕密會議，去做報告

，去組織他們。暴動勝利之後，他便由中國共產黨廣東省委員會的指定，提出於廣州工農兵代表會，一致通過而被委任爲軍事平民委員長；又因選任的平民行政委員會主席蘇兆徵同志，尙在海豐未能趕到，由他暫代。他受共產黨的指揮而組織廣州的暴動，能夠絕對服從黨的命令，極其艱苦的工作。暴動的前後，他尤其是非常的勞瘁。十一日他便聽廣州蘇維埃政府的命令，組織工農革命軍和廣州市赤衛隊，極廣大的羣衆都來參加。工農革命軍和革命的羣衆猛力攻擊長堤一帶的反革命機關，並且極力要打過珠江到河南方面去消滅反革命的李福林的勢力。但是，因爲帝國主義軍艦及反革命的國民黨軍艦的阻擋，這屢次的攻擊始終沒有成功。十二日晨，因爲開廣州市

的羣衆大會，張太雷同志出席報告。這時候，李福林的軍隊，已經由帝國主義軍艦掩護，在僻遠處渡珠江，繞道廣州北部來攻擊。廣州市內的工農革命軍及赤衛隊大半都開到北部去應戰。所以敵人又能乘虛攻襲公安局——暴動後之總指揮機關。等到張太雷同志從羣衆大會回到總指揮機關的時候，這機關已被敵人佔領，敵人使用亂槍向他的車子射擊。結果，太雷同志身中三鎗，最後一鎗中在心窩，胸膛炸裂而死了（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二時）！雖然當時羣衆和赤衛隊又重新將公安局奪回；但是十二日那天晚上，反革命軍隊已經戰勝，革命的工農軍不得不退出廣州，到花縣一帶去。而張太雷同志瞑目的時候，廣州暴動還沒有完全失敗呢。

張太雷生於一八九八年，他的家鄉在江蘇常州；他父親是一個小商人，很早便死了。他那時還沒有十歲。他的母親一直是借債度日。他在這種困苦的家庭中，勉強在天津北洋大學法科畢業。那時正是五四運動的時候，各種社會主義的團體風起雲湧的起來。張太雷就參加最早的社會主義青年團，以及後來共產黨成立時之最初組

織。他加入黨之後，便拋棄一切而爲黨工作。他曾經派赴莫斯科出席於共產國際之第三次大會。一九二五年初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大會時，他被選爲中央候補委員，同時，被任爲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書記。一九二五年春即調往廣州，與陳延年同志共同工作，担任人民週刊的編輯，同時幫助鮑羅庭同志。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一九二七年五月）時，他被選爲共產黨中央委員，並擔任湖北省委書記。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暴動，八月七日中國共產黨中央開緊急會議，他被選爲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並且派到廣東，擔任廣東省委員會的書記。他在黨裏歷次担任負責的工作，他的堅決與耐苦是一般同志所知道的。如今他是死了！我們的黨在白色恐怖之下已經犧牲不少負責同志：李大釗陳延年趙世炎王荷波……，如今張太雷同志又做了白色恐怖之下的犧牲了。張太雷同志死在幾萬暴動的廣州工農兵羣衆與反革命軍閥搏戰之中，死在領導工農兵暴動的時候。他死時，覺着對於中國工農民衆的努力和負責；他死時，還是希望自己的鮮血，將要是中國蘇維埃革命勝利之淵泉！

畜生與妖怪對談

綺園

——吳稚暉與汪精衛——

不知爲什麼，國民黨這塊臭皮囊，近日來蒸發得格外有點味兒。預備會議那齣戲，很公開的宣佈國民黨出葬的儀式；既是如此，然而還有一些未見過世面的蠢才，想在此後這個或那個會議席上尋求三民主義的影子，來挽救那已經死去了的靈魂，那真是天字第一號孱頭！他們敲着甚至於唱着，都無非是送葬的歌聲。有兩位角色更加特別起勁，正因爲他們倆可以代表全部分的緣故，故其落力處比臨別紀念的大老倌唱壓軸戲時，尤爲落力。真足以悅觀者之目而饜聽者之耳矣。

你猜這兩位是誰？唔！這兩位都大有來歷，非同小可，大家曾經豎起大拇指稱讚過，叫聲頂呱呱的黨國元老和柱石。一位是看國民黨做灰孫子，自以老祖宗自居，而又混在灰孫子隊裏搖旗吶喊的無政

府主義者吳老狗（這是另一位上他的尊號），這隻狗却同時欽點了爲帝國主義和軍閥那些猴子們御用的「貓腳爪」。盈千累萬一批一批的工農和青年，經過他的爪下喪了殘生，送到他的主人那很容易消化的胃裏。他因此大有功的黨國，供奉內庭尊爲天師。他的巍巍然的議論，有等於與黨國命令一樣的功效。

另一位又是天下馳名，獨一無二，與黨國同終始的名角汪殭屍（那是上一位送他的佳字。）他既能下筆千言，又能跳來跳去。他有柔媚無骨的輕盈體態，可投身置愛於任何「武裝同志」的本事。他想法賠小心認錯補過，來苟延國民黨的殘喘，拿那副其厚盈尺而又富於橡皮質的政治臉皮，到處求善價而估。據說這兩位黨國柱石不特同志而已，平素且有如金石一般的所謂道義交情。這次可天奪其魄，一位因天狗星經過他的睡床，變了殭屍；一位又不知飲了

什麼狂泉，失了心的化成瘋狗。一對畜生妖怪，不惜在爛毛廁裏大翻其筋斗雲，互相擦開褲子搨射，醜態固然畢露，而馬桶便壺也一齊打破推翻，蛆鑽糞蛆的亂攪，攪到漆黑一團。於是乎聲聞遐邇，臭不可當！雖然一班不識羞恥的羣狗見着黃金般的糞汁，覺得香從中來，瀉在地上，未免可惜；而凡人則皆掩鼻而過矣。

如果你要了解國民黨是什麼東西，最好看看這齣壓軸大戲，自然會頓開茅塞，豁然貫通。在下更爲工作忙的人們設想，不惜犧牲本報寶貴篇幅，編一段畜生妖怪現形時的道白，字數雖則無多，而國民黨的主義和政策，胥可於此中求之。舉一反三，亦在閱者神而明之而已。以下是那兩位「柱石名角」十來日做唱的精華，鄙人絕無竄易，聊以存真。後以陳公博一問收科者，並非多餘，乃作「殭屍」走了之後的餘音，亦可謂「老狗」褲子後穿之一證素爾。

汪：我們要繼續肅清中國共產黨，我們要取消西山會議的特別委員會，我們要恢復中央執監兩委，我們要開第

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彼腐化之徒不能因緣際會以延其殘喘。

吳：既然如此，你一不應聽憑爲着特別委員會唾手可改的小事弄兵，二不應把一個有力反共的李同志反騙走了。……果然止是反對特別委員會，關黃紹維什麼事，尤其關代表促開四次全會的李濟琛什麼事？尤其關黃埔學校什麼事？都蹂躪到了，難道止不過恨了毛廁，拿便壺出出氣麼？

汪：特別委員會是小事麼？是唾手可改的麼？……你又說，不應把一個有力反共的李同志反騙走了，這騙走兩字奇怪得很！李任潮不是已說明來上海的緣故麼？如何說我騙！而且李任潮如果不和我一起來上海，則十一月十七日那一夜至少和黃季寬同一狼狽逃命，不走又怎麼樣？

吳：不用說了，既是知情而不告李任潮，這是何等心胸！還強辯說李幸而跑了，否則也如黃季寬，好像李還應該酬謝，這簡直是拆梢口氣！……我們尚疑懼，是生怕漢口反共，第三國際的俄人已定下計劃，別尋

道路。……自從第三國際發出反共倒蔣的命令，漢口同志遂以清黨聞。

汪：這是極端醜惡武漢同志的話。……我們絕沒有想到吳先生還相信這些極端醜惡的話。

吳：若說黃琪翔張發奎的舉動，在地方衝突之外，另有一些醜惡，連汪先生對我面講，也保不了他裏面沒有共產黨。……尤其駭得我一身冷汗的，汪先生曾要親去消弭他們的共產計劃。汪先生說，消弭得快，便可無事；若逼得緊了，難保不逼他們到那條路上去。阿唷唷……

汪：這完全是先生記錯了。我祇說共產黨無時不想入寇廣東的。你全篇的意思，無非認定張發奎黃琪翔是共產黨罷了。

吳：你對於張黃如有法證明他不是共產黨，必應離去廣東……口舌那爭得明白？

汪：就昨今兩日關於廣州事變之各種電報看來，可知張發奎沒有和共產黨勾結……張發奎等的心跡，於此一役已經大明了。

吳：李任潮不是好像仙人一般，昨天已對各報記者作過預言麼？他說，張發奎黃琪翔等或者又將蘇兆徵等的武裝農工編出廣州以外，他又必定通電告捷。這套苦肉計老把戲，是從武漢一路就演來的。

汪：自從寧漢開戰以後，中央委員由漢口到上海的，如我汪精衛等連言論也沒有自由，如朱霽青等連身體也被拘囚……我們沒有法子，始相約同去廣州呀，然而及至接得南京及中央委員的覆電，主張仍在南京開會，並主張先在上海開預備會議，我們便也離開廣州來到上海了。我們之委曲求全，還有什麼不能得到一般同志之諒解呢？

吳：你口口聲聲的簡單是為反對特別委員會，促成第四次會議，然則現在的會議，依舊是武漢的出來開成，這個黨權有價值沒有呢？長衫朋友無論共產黨的工具，搗亂者，政客，想植自己勢力的，報私怨的，總之還是一個趙孟能貴，趙孟能賤的弱者，共做走狗於強者呵。

汪：唉！張發奎等所以有十一月十七日之舉動，便因為

反對奉特別委員會之命令去打湖南，我們所以同情於此舉動，也緣因於此。而李濟琛對於我們提出什麼彈劾案通緝案，難道我們連批評判斷之自由也沒有麼？至於你吳稚暉等推波助瀾，又提出什麼彈劾案，這無異說我們對於武裝同志是不能有批評判斷的自由。

吳：我兩個人頭上都沒有戴上軍帽，就有辦法，到底都無能力實行，——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止能提提案，放放屁，終是一個弱者，弱者來打筆墨官司，真是一件沒廉恥的事。又何況會議席上都是說假話。季陶先生說：最好下次開會，先對總理靜默三分鐘，宣誓不說假話，然後開口。那是對的。並且至少要把那類上不離字的共產黨或共產黨的工具，請他不要到。一個離字不離字的共產黨陳公博，兩個就是共產黨的小工具顧孟餘，同共產黨的大工具汪兆銘。……因爲與其將來有請不出去的危險，何如不請進來。

汪：哼！我這幾個月來，於你們打唐生智時候，由漢口

一跳跳到上海，再由上海一跳跳到廣州，你們以爲我們必不敢來上海了，你們仗着幾個總指揮的勢力，趕着我不住的打，定要將我打入共產黨隊裏去，也打得

吳：照汪先生那種跳來跳去，危險得很，少少不了成了一隻門昏雞！……故你汪先生的跳得起緊，除了共產黨工具的批評外，李石曾說他是肝病。

汪：我和你見解不同的地方，就是你把反共一件大事看得重，而把反特委一件大事看得輕。須知道如果反共便算了事，那麼張作霖也是反共的，陳廉伯也是反共的，我們和他們有什麼分別。我們既然要擁護國民黨，可不能不主張恢復國民黨的中央機關，這如何不是件大事？

吳：但要問明武漢聯席會議產生出來的第三次全會，他的中央同政府，是否高明過現在的特委。汪精衛的數人聚在一起，與別個執監委員的數人聚在一起，有什麼分別？其意若曰，凡可以代表黨的，止有汪黨紀先生是唯一老牌。跟着這老牌黨紀的，也個個就是

黨，就是黨紀。否則還有一說，就是你們四月在南京學了西山會議，所以我們也在廣州幹一下。可見你懂得什麼黨紀！你一朝權在手，西山會議便遺臭萬年了。你自己弄到窮困無所歸，也要嘗嘗西山會議的滋味了。

汪：你們可以打敗唐生智，但是你們不能打敗我的主張。

吳：你本來要靠唐生智出氣，無奈再靠張黃來出氣，跳來跳去，藉搗亂為報復。……你可以跳東跳西，實在因陳公博顧孟餘之徒為對方所排擠，自己又感聯手無人，故憤而亂跳。你却未能平其心，悟陳顧之徒與南京方面人物正是一邱之貉。……像一個負氣書生，見了對面腐敗，忘了自己方面所託又為何如人！

汪：先生連月在民國日報上大登特登一切冷嘲熱罵之文字，最挖苦的使用最大的字刻出來。我可怎麼樣呢？我要登一個字，都要經淞滬衛戍司令檢查，我那能有和先生自由辯論的機會。林沖說得好，小人頭上有了這具枷，因此權當輸了。我幾乎想跑回廣州，去得一點言論自由，但鑑於四月間覆轍，我只好戴着

枷，捱先生罵便了，只是先生靠着淞滬衛戍司令的威風，來罵一個言論不自由的朋友。唉！

吳：這是牛頭不對馬嘴的批評，用廣東的花眼法罷了。……黨的權是至今我們無力顧到。蔣下野時我們是監察委員，理應出來詰問武裝同志，有什麼充分理由，可輕易臨時易帥。果然孫傳芳幾幾乎渡江。並且唐生智後來打得掉，何不早打？我們坐在權上，允許我們自由質問，我們不言。……你說我們靠了督軍團逞威風者，今日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家面孔沉下來，我們只好滾蛋了。

汪：數月以來，我以參加反特委運動之故，備受特委方面之仇視。始則惴惴然惟恐我無共產嫌疑，不惜百方以圖污蔑；今則又惴惴然惟恐無所藉口，不惜別立名目，甚至不惜毛舉寧漢分裂時代之議論文字，以圖挾已合之創痕。

吳：我罵你賣國的汪賊！狐狸精！……陳樹人先生，酷辣點說，恐與多數粵委員一樣，是腐化庸人準官僚而已。……至於徐謙顧孟餘，……一個將成大胆老面皮

的小人，一個是成爲懶惰陰刁的小人。於是諷到汪先生自身一個偽君子是八九分成功……如無忌憚的做去，就要成爲卑鄙小人，現在你忌嫉同儕，記憶仇恨，好弄把戲，多方掩蓋，加以貪嗜權勢，差不多病菌已四面侵入了。

汪：我除了殺盡共產黨之外，還有什麼希望？

吳：若是一個人心是肉做的東西，不能說這種話也是假的。……現在且不說共產問題，……我們反共人的功勞，究在何處呢？什麼七省八省，漢口南京都是他們有槍的打下來，並不因反共即多得一塊地方，止有反共不以後，帝國主義者反愈加強硬，廣東那個亂子，論原動力的目的如何正當，而舉動輕率釀成大亂八個字的官樣考語，任何一方面也承認了。汪精衛等也照例查辦了。

汪：我們在漢口反共的時候，你們說我們是奉了第三國際的命令來反共倒蔣的，如今我們却提議蔣介石同志繼續執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了。難道這也是奉了第三國際的命令來反共擁蔣麼？你們沒得說了，却

又說提防蔣同志上當。我索性的再一跳跳離了蔣同志……那你們還有什麼說呢？

吳：今天聽說汪先生已果然跑了。他即不爲要查辦，他見張黃等自動，恥令張黃等獨爲君子，本也應自動而去，用不着政府來查辦。……換些新鮮空氣，政治生命到相當時節復活起來，還要健全呀！

陳公博：滬上來人謂先生陰受任潮萬元，故亂發謔語，先生春秋已高，何苦爲萬元說話？

吳：我與稚暉春秋已高，飯已比你多吃過兩碗。難道我願雞偷狗竊，止希罕萬元？……我知道汪先生包庇了你們這班小人，也夠他一生受用，尤其是你陳公博，一個貪贖無厭的小人，什麼惡主意，什麼無賴口吻，都使得出……你有面皮的，今後也真志如汪先生，殺盡了共產黨，我與稚暉使任你千刀萬剮，出你的氣！你若急急乎想盡無賴方法，要掉槍花的進行，你腦壳就會撞破的！